

抗日戰爭時期流寓澳門的關山月

張先起*

摘要 關山月作為嶺南畫派第二代中最为傑出的畫家之一，其早年大部分時間都跟隨其師高劍父學習畫畫，名聲不顯。直至抗戰爆發，逃離戰亂的關山月曾短暫居住在澳門，並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了其藝術生涯的轉折。在澳門居住的三年裡，關山月不僅開始在畫壇嶄露頭角，迎來人生的第一個創作高峰，而且其藝術風格也隨着其經歷而逐漸開始發生變化，這些變化體現在其創作的“抗戰畫”作品中，為澳門的美術史添上了濃重的一筆。

關鍵詞 關山月；澳門；嶺南畫派；抗戰畫

一、引言

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澳門是一座“避風港”，抗日戰爭爆發，處於葡萄牙庇護下的澳門成為眾多難民輾轉逃難的目的地。而這些避難的人中不乏一些傑出的藝術家，關山月就是其中之一。1938年，廣州淪陷，由高劍父創辦的“春睡畫院”不得不解散，畫院中人也各自離散，在日軍不斷侵佔廣東省的過程中，香港、澳門成為這批畫家的容身之地。隨着藝術家向此處不斷聚集，港澳地區的藝術市場也逐漸繁榮起來，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，關山月開啟了藝術生涯。

作為嶺南畫派第二代最出色的畫家之一的關山月，很多人知道他是因為懸掛於北京人民大會堂的《江山如此多嬌》這幅畫，但其實他成名頗早，出生於1912年的他在抗戰爆發後於嶺南一帶及澳門、香港舉辦多次畫展而廣為人知，彼時他還未滿三十歲。儘管他成名很早，但正式開始學畫卻不算早，關山月原名關元霽，1933年畢業於廣州市立師範學校，1935年才開始跟隨嶺南畫派大家高劍父，進入“春睡畫院”學畫，並改名關山月。1938年，廣州淪陷，關山月與老師失散，為尋找高劍父而奔赴澳門

並跟隨高劍父繼續學畫，而流寓澳門的這一段時間，正是關山月藝術生涯的真正起點。

流寓澳門期間關山月創作的畫作之所以動人，在於畫家本人的經歷，雖然年輕，但關山月卻已經經歷了社會和藝術上的雙重變革：一方面，藝術手法上，師承高劍父的關山月本身就帶着藝術革命的氣息，嶺南畫派主張中西融合、對題材進行拓展，這一主張被關山月所繼承，其作品開始摒棄傳統僅專注於山水花鳥的單調，而展現飛機、大炮等意象，這種對時代的藝術描繪，極具現實主義色彩；另一方面，個人經歷上，關山月的學畫生涯並非一帆風順，廣州淪陷後，關山月“背着一袋炒米過了兩個多月的流浪生活”¹，輾轉來到澳門尋找老師高劍父，一路上的經歷使得他對現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，這些經歷融入其畫作中，使得作品的基調更為宏大，立意更為深刻。

關山月在澳門期間的創作被稱之為“抗戰畫”，而於澳門主辦的第一個個人畫展亦被稱之為“抗戰畫展”。不同於他的老師高劍父，關山月出生的這一年（1912年）正是民國建立的一年，他從出生起就接受新式教育，其作品中天然帶有現代意味。親身經歷了山河破碎的慘狀使得關山月的一腔熱血全都付諸於筆端，“這兩年中我畫了數十幅有關抗戰題材的中國畫……”²，甚至關山月選擇離開澳門，也是因

*張先起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。

為“我離開澳門是下決心回來參加抗戰的，當時具體的想法是希望能跟隨抗戰部隊到前線去寫生，繼續畫我的抗戰畫。”梳理關山月在澳門的這三年的經歷，能夠使我們更為深入地了解，一代名家是如何誕生的。

二、尋師

1938年廣州淪陷前，春睡畫院曾遭兩次轟炸而易址，而此時的關山月正跟隨老師高劍父在四會寫生而避過一劫。同年10月，聽聞惠州淪陷的高劍父隻身返回廣州，而緊接着的月底，日軍就進入了廣州，留在四會的關山月等人也就失去了老師的音訊。廣州淪陷，此時老師生死未卜，而緊鄰廣州的四會也不是久留之地，因此關山月同司徒奇、何磊等同門商量連夜趕往開平，希望能夠在那裡打聽到高劍父的下落。關山月的千里尋師之路也由此開始。

開平是司徒奇的老家，關山月、司徒奇與何磊三人到達開平後，得知了高劍父的下落，原來高劍父得知廣州淪陷後，倉惶避難，經順德、江門，到達了澳門。關山月稍作休整後便與兩位同門分別，離開了開平，前往尋找高劍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司徒奇和何磊比關山月出發更晚，但兩人卻先行一步到達了澳門，由此可見，關山月尋師一路之艱辛。

關山月先是一路躲避戰火到達香港，然後從香港坐船前往澳門。直到1938年年底，關山月才順利到達澳門，並在普濟禪院內找到高劍父。兩個月的流浪生活為關山月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靈感與素材，在接下來的兩年裡，數十幅作品在澳門的這間寺廟內問世，這一時期也是關山月藝術創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。

三、學畫

關山月在澳門學畫的兩年是廣州學畫生涯的延續，高劍父來到澳門後居於普濟禪院，隨着原來春睡畫院的一批學生相繼來澳，高劍父隨即重開春睡畫院，每週末在普濟禪院講課。

身無分文的關山月被老師安排在了普濟禪院妙香堂東廂暫住，與高劍父住在一起，也因此有了更多機會跟隨老師學畫。

除跟隨高劍父學畫以外，關山月還在此期間為了精進畫技而進行了一系列活動。一方面，在高劍父的幫助下，關山月尋找到了一份在潔芳中學當老師的工作並在復旦中學兼課，兼課期間和嶺南畫派同門畫家李撫虹建立了一個書畫社團，用以討論書畫；另一方面，關山月空餘時間也時常前往寫生，兩年內留下了大量的澳門山水作品，因時常在漁家處寫生，其作品中也有很多與此相關的作品。他也曾回憶道“與窮苦的民眾結交朋友，漁船上的孩子們稱我為契哥、契爺，很歡迎我去畫漁村、漁船和漁民生活速寫，而且還經常留我在船上食飯、談家常，把我當作自家人。晚上我回到普濟禪院，先後創作出《漁民之劫》《三灶島外所見》等抗戰題材的作品”³。

除了學習以外，關山月還跟隨老師參加了兩次畫展。1939年6月，關山月來澳門僅半年有餘，高劍父便帶着他的畫作參加了畫展“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”，儘管不是主角，但是這次畫展影響力巨大，作為配角的關山月亦受到了很大的關注。居於香港的簡又文在參觀過此畫展後於《大風》雜誌發表文章稱“參觀者絡繹於途，擁擠於室，因不收門券，科頭跣足者一體招待，更有好幾家學校的學生列隊而至，益見是會以燕民化和普遍化。不少中西男女人士是特由香港買棹前去參觀者，統計一連五天，入場觀畫者逾萬人，洵是濠江空前之文化盛事，抑亦南國藝壇之盛事也。”⁴由此可見這次畫展的影響之大，關山月也開始嶄露頭角。同年7月，關山月便再一次跟隨老師高劍父來到香港舉辦畫展“春睡畫院十人展”。隨着兩次畫展的展開，跟隨在老師盛名下的關山月也開始積攢經驗，在嶺南一帶亦變得小有名氣。

四、辦展

抗戰時期關山月在澳門的時間僅僅不到兩年，而這兩年時間卻對關山月有着不同尋常的

文學與藝術

意義。在離開澳門前，除了兩次作為配角參與的畫展，對關山月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1940年的那一次個人畫展。如果說兩次參展是預演，那麼個人畫展則是真正的關鍵一戰。

然而當時的關山月並沒有能力來舉辦畫展，儘管在中學兼職，但是收入也僅僅只能填飽肚子而已，而關山月本人在澳門的畫作多為“抗戰畫”，流亡途中見過難民慘狀的關山月不願意將這些畫賣掉換錢，因此個人畫展的資金來源成為了大問題。在此時，普濟禪院的慧因和尚伸出了援手。慧因居於普濟禪院，和關山月一樣隨高劍父學畫，兩人關係十分不錯，知道關山月不願意賣這些畫，便勸他將其他不是抗戰主題的畫作在畫展上賣出去，同時還當擔保人為關山月賒賬裱畫。

1940年1月，關山月終於於澳門濠江中學舉辦了個人首個畫展。這次畫展引起了極大的反響，觀眾絡繹不絕，同年一月底，澳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《華僑報》出版了《關山月個人畫展》特刊，由高劍父題字，司徒奇等人撰文，詳細介紹了關山月及其畫作。展覽反響強烈，關山月的畫也賣得很好，不僅將場地費和所欠的錢給還上了，還留有一些盈餘。

當時在香港編《今日中國》畫報的畫家葉淺予和在《星島日報》做編輯的張光宇在看了澳門報紙的報道後專程前往澳門觀看展覽，並希望關山月到香港再次展出。後來移展香港，《大公報》和《星島日報》都爭相報道，推出特刊，關山月也由此成為了嶺南畫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。這些畫之所以能夠得到推崇，在於關山月不僅沒有桎梏於嶺南畫派的主張，還融入了個人的風格與見解，與老派山水花鳥畫相比，關山月的畫有着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，這種對當時政治社會文化的反映的“新鮮感”和“真實感”是國畫市場缺乏的，自然而然就能夠獲得大眾的共鳴與喜愛。正如關山月自己說的：“誰也不能否認藝術品和文學要正視現實，把握現實，而配合社會與時代的發展。”⁵而他也確實做到了。

五、離澳

關山月的成名不僅僅局限於嶺南一帶，畫展中的幾幅精品《漁民之劫》《三灶島外所見》《南瓜》《漁娃》全部被當時蘇聯主辦的“中國美術展覽”選中，送去參展，名聲傳播海外。當時香港的評論家對關山月也是大加讚賞，稱其為“嶺南畫界升起的新星”。

就在關山月聲名鵲起的時候，他卻開始考慮離開澳門了。關山月離開澳門的原因他自己有說到，“我離開澳門是下決心回來參加抗戰的，當時具體的想法是希望能跟隨抗戰部隊到前線去寫生，繼續畫我的抗戰畫。”⁶事實也確實如此，關山月離開澳門後便前往韶關，希望在那裡為駐守的國民黨軍隊畫戰地寫生，並且在韶關舉辦了一場“抗戰畫展”，以一個文弱書生之軀希望能做些甚麼。然而高劍父卻不怎麼同意關山月的決定，覺得澳門在兵荒馬亂之下能夠維持平靜，一個安定的環境對畫藝的進步來說是十分重要的。

然而1940年春，關山月還是在慧因的勸說下下定決心離開澳門，高劍父也沒有挽留，只是送了他一幅字：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”，希望他不忘初心。此時的廣東省已經處於重重的包圍之下，關山月離開澳門的路途暴露於重重險阻之下。關山月先是來到香港，而此時的香港已經處於日軍的封鎖之下，前往韶關的陸路海路均不通，無奈關山月只能選擇偷渡的方式突破封鎖前往韶關。到達韶關後已然身無分文的關山月的希望卻撲了個空，當時駐守韶關的國民黨覺得戰地寫生是不需要的，“國民黨不需要甚麼戰地寫生”⁷，報國無門的關山月決定往西北去，之後，便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
六、結語

從1938年年底到1940年春，關山月抗戰時期在澳門停留的時間不足三年，但這段時間卻是關山月個人藝術歷程中的第一個創作高峰。“三年笛裡關山月，萬國兵前草木風”是

關山月三年澳門生活的寫照，儘管身處中立區而能夠遠離戰場，但關山月卻時時刻刻關注着抗戰形勢，這些情緒十分飽滿地體現在他的畫作中。

無論是《從城市撤退》還是《中山難民》抑或是《三灶島外所見》，這些畫被稱之為“抗戰畫”並不是沒有原因的：一方面展現在畫作中的意象是典型的嶺南畫派風格，戰鬥機等極現代的事物出現在畫中，加上鮮明的色彩對比，使得這些作品極具感染力；另一方面，彼時像關山月一般，如此大規模描繪抗戰，關注現實社會的畫家，在強調中西融合的嶺南畫派中都不多見，更不用說其他更為崇古的畫派了。由“抗戰畫”到“抗戰畫展”，關山月的作品中一直承載着時代的厚重感，這些畫真正稱得上“為國難寫真”。

關山月在《從城市撤退》這幅畫上題寫了一篇長跋：“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於倭寇，余從綏江出走，歷時四十天，步行近千里，始由廣州灣抵港，輾轉來澳，當時途中避寇之苦，凡所遇所見所聞所感，無不悲慘絕倫，能僥倖逃亡者似為大幸，但身世飄零，都無歸宿，不知何去何從。且其中有老有幼有殘疾有懷妊者，狼狽情形不言而喻。幸廣東無大嚴寒，天氣尚佳，不致如北方之冰天雪地，若為北方難者，其苦況更不可言狀。余不敏，愧乏燕許大手筆，舉倭寇之禍筆之書，以昭示來茲，毋忘國恥！聊以斯畫紀其事，惟恐表現手腕不足，貽笑大雅耳。”⁸澳門雖小，但關山月的畫作卻沒有偏居一隅之感，反而很大氣，早年的創作雖然存在瑕疵，但筆端流露的真情實感卻是多少畫人需要學習與反思之處。澳門為關山月藝術大師的生涯提供了一個“粉墨登場”的舞台，而他也將自己的藝術成果貢獻給了澳門，為澳門這個南方邊陲小城的藝術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註釋：

1. 關山月：《我與國畫》，黃小庚編：《關山月論畫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0頁。
2. 關山月：《我與國畫》，黃小庚編：《關山月論畫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0頁。
3. 陳繼春：《澳門與嶺南畫派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13年，第48-49頁。
4. 簡又文：《濠江讀畫記》，《大風》（香港）1939年第41期。
5. 關山月：《我與國畫》，黃小庚編：《關山月論畫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4頁。
6. 關山月：《我所走過的藝術道路》，黃小庚編：《關山月論畫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52頁。
7. 關山月：《我與國畫》，黃小庚編：《關山月論畫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3頁。此句為關山月回憶中在韶關遇到的畫家黎冰鴻所說。
8. 關山月：《從城市撤退》，此畫作於民國二十八年，即1939年。





